石匱書後集

石匱書卷第二十

甲申死難列傳有總

夫生死之於人亦大矣而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則是於死之外更有甚於死者故同一死也而人復於死之中生分別焉列等第焉曰若人也於死而無媿色若人也於死而有媿色猶之烈婦人以身殉節擱然曰余拚一死溪婦人以身殉溪亦擱然曰余拚一死亡則無

異其所以處死者則有異也吾 思宗烈皇帝以死殉社稷者也千古帝王之死至 烈皇帝而真無媿[illegible] 烈皇帝之臣之死以死殉 烈皇帝者也千古臣子之死至 烈皇帝臣子之死亦應無媿色而今試論之其真無媿色者能有幾人 烈皇帝之世有君無臣凡所以求賢者不一途用人者不一格然終 烈皇帝之世訖無一人為起而應之為爵祿者死護爵祿為

利名者死護利名為門户者死護門户後之殉難諸君子雖不為爵祿利名門户而死然其所以不得不死者亦仍為爵祿利名門户也推此一念雖名為君父死而此中真有不可以對君父者矣救火者死於火搶火者亦死於火二者同死於火不可謂搶火之死與救火之死同其一死也吾觀死事諸君子之材略皆有大智慧大經濟大學問使其當闖賊未入都之前同心

戮力如拯溺救焚則吾　高皇帝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豈遂敗壞至此而無奈居官者一當職守便如燕人之視越徧地烽烟皆謂不干己事及至火燎其室玉石俱焚撲燈之蛾與處堂之燕皆成灰燼則　烈皇帝殉難諸臣以區區一死遂可以塞責乎哉昔宋司馬之印之死春秋以不死其官故書其官而不書其名以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危倚之乃臨事一

無所恃而徒以亂首爲殉者君子弗取也語曰起死者與生者言而使生者不媿其語則死亦可以無恨天諸君子皆見 烈皇帝而不能不媿其言者也皆死而不可以見 烈皇帝者也

范景文號質公河間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除東昌府推官以清望擢吏部郎天啓間北人附逆奄專政即家起景文掌文選事景文嘆曰彼欲礪劍血人而以我爲鏌鋣手未決月即移疾

求去天下高之璫黨敗起太常少卿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蒞事踰月即提兵入衛四方勤王之兵先抵城下者以中州為首陞兵部侍郎鎮昌平進南京參贊尚書時賊在英廬留都岌岌景文定營制治樓船鍊火器屹然保障賊卒不敢渡江會武陵辱情國論騰沸景文自南率九卿論劾　先帝震怒除名為民已而復思之特起為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東

閣大學士時賊勢孔亟景文嵩目時艱中夜歔涕零歎曰身爲大臣不能伏劒爲天子擊賊雖死猶負國十八日召對時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詣朝房拒門自經閣吏抱持解之入僧舍草遺疏賦絶命詩時傳車駕出城故詩中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拜闕號哭赴演象所投井死景文不聞鄂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尚以扈駕爲名

尚可以無愧而景文泱然一死不復狐疑蓋緣
其素志已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不欲
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身敗
行然後知泱然一死者之無憾矣夫成仁取義
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竊附而
為之也弘光詔贈太傅謚文貞

劉理順號湛陸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曆丙午舉於
鄉累試春官不第至崇禎甲戌十上公車行年

五十三歲始成進士應殿試外傳策問題諸進
士皆宿搆入對理順獨無所聞詳覽制詔內有
一事條對甚悉其一事　上所增入者也　上
見大喜擢第一授脩撰理順為人端方正言
動皆可為法館師賀逢聖深器重之同館諸門
人尊為一貫一　聖甲中中官至左中允兼翰林院
侍讀三月十九日聞召蕭衣冠入平旦門未啓
大理卿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闖賊入城

相顧愕然俄傳上崩理順撫膺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生不能出一奇珍亂致逆寇披猖國家淪喪臣之罪也請先死還寓大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乃攜其妻妾及其子孝廉某併婢僕等共十二人闔門縊死賊至其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極好吾輩奉李將軍令來護衛劉公何遽死也數百人皆下拜淨泣而去京師人傳臣死君妻死夫子

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贈詹事府正詹事謚文正

成德號玄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滋陽知縣德為姚文毅所取士又善文文肅烏程素不快德兗州守嘗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德與之力爭守亦恨德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德得旨逮問復抗疏力詆烏程廷杖者三下獄坐贓謫戍而德之家

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家人皆避入地窖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窟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遇害及賊去窖中知父死於是德之妹及弟蕭氏童氏皆縊死後十日德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妻劉氏終以追贓逼死於家在戍籍七年赦還補如皐知縣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具年来封疆多變人皆隱忍苟活憤發於中有養節義明

廉耻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伏節死義之士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在朝廷之上有以養之而已又曰今者廉耻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愧也言甚激切上爲之動容閩賊犯闕德志在必死貽書宮諭馬世奇曰老毋舍妹俱在此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吾爭志在爲其難惧變起倉卒無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也

及聞 先帝晏駕徃東華門叅掤下號慟觸階幾死歸寓自盡母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縊死夫臣子之於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德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德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豈非天性忠義九死不移者歟 南京贈大理寺卿謚文毅母張氏贈淑人

汪偉號長源徽州休寧人其先徙應天為江寧
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慈谿知縣為政無赫赫之名
亦不善事上官而一時循良無出其右時烈
皇帝念國家多難嘗預備數歷中外安攘文武
之才為異日揆席地乃詔擇推知治行卓絕者
入翰林偉以異等授翰林院簡討尋充東宮講
官記注起居偉素慷慨敢任事又以破格拔擢
益感激思報稱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

午東兵直入長驅淮上而逆闖勢益熾則上江防疏首言布置之法宜於沿江要害如武昌九江太平采石以至江北浦口或駐節建牙或聲援策應絡繹聯合期於無隙可乘而操臣與兩樞臣軍中事宜緩急相應又宜借鹽課截漕艘改折江廣浙直各處物料本色以濟軍需皆一時石畫疏上天子為動容癸未同考禮闈甲中春逆賊犯闕謂其繼妻耿氏曰吾死決矣出問

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刖宮人皆逃出矣還寓

耿氏先自縊死偉從容作書與其長子觀生具

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毋乃自縊書曰嗚呼我

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旣無事權可為一

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

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

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昂終也

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毋

不能終養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

皆吾見事也拒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

之華山張家嵩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

親友俱為致聲天下事有可為不可失忠孝念

頭也時觀生已中壬午鄉人晉生耿氏出耿氏

死年二十三以晉生託其弟耿元吉屠之長班

家後得歸弘光朝贈詹事府詹事謚文烈耿氏

贈恭人謚烈皇帝朝將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

惟偉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胥三人又皆以偉門人死節

李邦華字懋明吉安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令涇縣有能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聲望尤著時門户之隙已萌群小爭攻東林諸正人邦華為鄒南皐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丁巳例遷山東參議病免久之天啓中起廢籍為光禄少卿未任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為兵部

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逆璫用事崔呈秀等欲
舉諸名賢一網盡之作天鑒同志點將等錄天
鑒錄邦華名居前樞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
請入朝面奏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邦
華為內主璫懼甚矯旨勒孫還鎮倪文煥遂疏
論邦華削籍謫戍嶺南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陞
本部尚書已已之警日夕練京營兵焦勞倫至
然竟以是免已卯起南兵部尚書憂去壬午起

原官掌都察院事癸未東兵大入且飲馬長淮大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形東南震動邦華多方設處以數十萬餉資之遂得帖然是歲獻賊破武昌騷騷及江右邦華於是有保東南裕安攘疏謂長江衣帶非僅僅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也為今日計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贛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救科

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端方元老不堪任特簡邦華代之凡大事大獄悉游之不時入奏禁廷天語商確多秘莫聞旣賊氛益熾闖陝山西相繼淪陷甲申春遂稱兵犯闕邦華知勢危急與勳臣李國禎各有揭請太子南遷固根本以科臣光時亨參駁不果行及城陷　帝崩邦華闕拜文丞相祠復返寓閉門書版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

靡他遂自縊死南京贈兵部尚書謚忠文

馬世奇字君常晉州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掌司經局印嘗奉使山東湖廣江西諸藩餽遺一無所受典江西試分較禮闈所拔多知名士甲申逆闖擴行中原召對世奇奏言向因揚嗣昌宋一鶴左良玉等兵所在刼掠百姓怨恨賊反借勦兵安民為辭愚民被惑遂望

風敉降今當以收拾人心為本勅督撫鎮將約束部伍為急不然勢將不可救又言泗陵顯陵被兇諸藩慘禍不一凡為臣子皆有不共戴天之義而猶泄泄蹻蹻依違兩可寧使敗壞封疆不肯破除門户國家之事豈容再誤手賊犯闕知勢不可為與駕部郎武德相約以死及城不守世奇曰此我卒命時也家人泣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亦辱太夫人同朝或過邸中語

世奇聞上南辛死不如意從世奇曰吾意決矣
且主上安得南必死社稷謂二妾朱氏李氏曰
吾死分也汝等奈何二妾皆自縊死乃望闕拜
慟以司經局印授其僕曰皇上果得出持此赴
行在又遙拜太夫人遂端坐自經而死世奇至
都嘗夢中吟文信國詩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
啼鵑帶血歸世奇殉國之志素定故兆先見於
夢云南京贈禮部左侍郎謚文忠朱氏李氏皆

特贈孺人

孟兆祥山西澤州人家河間之交河天啓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主事驗封考功　外郎晉郎中給假回籍起考功郎兆祥峻節自樹中官其者有關說拒不從遂以事降行人司副尋陞光祿寺丞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賊

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子章明往哭收瘞父屍亟歸別其夫人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夫人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夫人然夫人死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門外止留一小婢在側夫人自縊章明扶掖之夫人咽臧章明不顧取筆寫二詩復大書壁上曰有侮吾夫婦屍吾必為厲鬼殺之夫人氣絕舁一扉置夫人加以緋服又舁一扉置夫人左亦服

緋自縊囑小婢曰吾死亦置扉上弘光時兆祥
贈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贈侍御史謚節愍
金鉉號在六北京留守衛籍常州武進人年十
八舉天啓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
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講濂洛之學燕居
言行俱有規格人比之胡安定陞國子博士庚
午遷工部主事時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
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糧特建公署鉉慮開交

結之漸洪廉恥之防疏請罷之不報未幾爕寔撤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體鉉又疏爭憲妄自尊大以　皇上廸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之下臣委質　聖朝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交結之條有旨切責差抽分杭州南關榷征有法遠人德之尋移疾歸鉉自此絕意仕進杜門掃深究性理之學益自刻勵與劉中允理順陳儀部能正及善儀部稱其學行古人所難甲申三

月賊攻城急鉉跪毋章太夫人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避地可以藏毋幸速去太夫人曰尒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軍急廡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即辭太夫人往驗火藥局十九日歸至御河橋聞賊入城鉉望闕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嚙其臂得脫急赴深處時河水淺俛首入泥滓死之家人報至章太夫人遂投井死鉉妾王氏隨太夫人

死其弟茂才錝哭曰我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

歸土不敢死也遂揞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

死之弘光贈鉉太僕寺少卿謚忠節

王章號芳洲常州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諸

暨知縣有神君之頌會鄞令缺鄞境多盜賊臺

使者以章才調往諸暨民奔走號呼惟恐失之

鄞人來迎者諸暨人爭逐之久之乃得赴新任

諸暨人肖像祠之及治鄞鄞人德章亦如諸暨

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陝西道御史巡按甘肅甘肅邊徼重地章繇嘉峪抵天山單騎躬行撫賞將人畏威懷德巡未竣而封事數十上多關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民侵餉罪藩差攝驛陷良皆侃侃無所避庚辰復歸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張甚章陳保江南策都御史李邦華謂章具文武才題授巡視京營及真定等郡破京師震驚調營兵五萬軍城外

東城伯率之而章督在城兵為守禦計三月賊薄城各官分門坐守章巡察防禦晝夜不息賊攻廣寧門（俗稱彰義門）章急督戰城破遂入守阜成門（俗稱平則門）親冒矢石連發二砲傷賊甚多城陷與同事科臣光時亨並走城上遇賊奄至連呼下馬下馬時亨即下馬章張目叱之賊衆中股墜馬被執有降賊為偽官者謂章曰若降即大用乃仰天大慟罵曰汝無父無君何面目見我

更訖我降左右持刀傷其膝欲令章屈章坐地大罵遂遇害弘光朝贈大理寺卿謚忠烈廕一子錦衣世官而光時亨卒以降賊棄市章次子之栻字曕卿入閩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喪許之因寓義烏浙東陷被擒不屈以死章父子死皆烈〻在人見聞益常州言父子死節者稱王氏鎮江言父子死節者稱眭氏

凌義渠浙江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大理寺

御賊偪盡焚其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隲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後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等語寓中繩械都為僕人巖過乃取短練數尺命二僕勒之僕泣不忍客趙生曰公志決矣何不叅完其節為繫之惡撈義渠奮身絕吭而死贈刑部尚書謚忠清

施邦曜號四明紹興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除

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繕司主事甲子典雲南試陞員外郎會通惠河道陞屯田司郎中丁卯出為漳州知府陞本省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戊寅擢南光祿寺少卿轉北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邦曜見人心无解寇賊所至非降則逃所以然者縣官吏朘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有司罪也察史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有賢圖

察吏安民疏大畧言巡按推重憲綱所載明旨奸
貪蠹政害民者遂即拏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
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
呼名過堂未見拏問一人即有一二參劾需之後
命近即有不時參劾之旨不過取一二卑寒者塞
責今民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為此文具考察官
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
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拏問巡歷府縣立時分

别庶幾人情嚴竦民生漸蘇然其要又在反求
諸身必贓罰不取土儀不問餽薦下收先自治
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贓之律身先犯之惡能
以法繩人又曰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
吏即是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
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逆賊犯京事急邦曜即
以死自誓及賊入于宮中從容自縊書曰慙無
半策匡時難唯有孤身報國恩時 先帝升遐

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得一周文節二十有一人之中而紹興乃居其三

吳麟徵號磊齋嘉興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建昌府推官丁艱起補興化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鰲獻以建言下獄麟徵上疏力救庚辰大計與掌河南道祁彪佳矢志澄清略不假借時論快之故事掌吏垣者

計事竣即擢奉常麟徵以矢執政意久不調至
甲申三月始陞太常寺少卿時寇警且迫麟徵
以十二日受事十五日奉命守西直門十七日
寇至城下西直當賊衝攻甚急厲氣登陴指麾
守禦矢集如蝟礮落案前麟徵神色不變是夜
天微雨親督士卒以土石塞城門宦寺馳驟城
頭欲擅啟門中樞密遣卒出城峻拒不許十八
日以重賞購健兒縋城殺賊百餘人已而賊大

至十九日賊從德勝門入麟徵拒户自經為家人所解扶掖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一蒙塵有勸公應從南下者不應同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户外遂自經家人又救甦泣而請曰明日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張目許之祝孝廉者名淵同鄉人以保奏劉宗周被逮留京師淵晨至麟徵與訣曰我登第時夢有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公零丁洋詩二語于壁曰山

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今山河破碎不死何為對泣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為視含殮乃去

陳良謨浙江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雲南道

理府推官舉卓異入為四川道監察御史甲申三月聞變作繯梁上欲自盡書其几曰為子為臣不能兩盡慷慨從容同歸一死有妾時氏懷娠三月而良謨年踰五十無子告妾謂曰吾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以絕君念遂投入其繯良謨另作一繯與之同盡良謨父沒官雲南貧不能歸櫬壬戌謁

選求大理府推官始得歸人稱其孝孫光時贈
太僕寺少卿謚恭愍時氏贈孺人
許直號若晉南直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吏部
文選司員外郎城陷長班促報名直曰俟吾死
汝往報名時傳 先帝從齊化門出客羊呂輔
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奈
何以有用之軀輕一鴻毛擲耶直唯唯既而出
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焉將為往比聞煤山

信號慟欲絕羊君輔從傍慰解諸僕環哭而哭

動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我無憂也是夜寢

羊君輔於別室呼僕授家書報其封公遂更服

官帶拜君父畢作詩六章有微軀自恨無兵柄

殺賊徒殼報主心丹心未雪生前恨青史空留

身後名之句命僕取繩繫之僕股栗不能舉手

直斥之出遂自經比死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

神氣如生孔光時贈太僕寺卿謚忠節

王家彥號尊五興化莆田人天啓壬戌進士授開化知縣調蘭谿以卓異擢刑科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在諫垣十年殚擊無所避擢貴歛手時閩賊劉香老等抄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家彥於是有閩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後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湶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

兵識者以為至論又見群盜蠭起皆因民困而吏不恤上疏力言之以為今日之吏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不肖者以束濕濟其饕餮賢者又為文法所縛不得展布由是民窮無聊起為盜賊一夫倡亂千百成群宜少寬文網令有司加意撫綏以遏亂源其他所陳皆關切利弊裨補軍國為救時之要策庚辰陞大理寺丞歷少卿太僕寺卿户部侍郎癸未轉兵部

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戎事廢弛國勢日蹙家彥力捕救不遺餘策甲申賊犯闕家彥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得家彥欲降之家彥不屈賊怒甚提刀段斬之或云城陷有諷其亡者家彥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耳言畢自刎死南京贈太子少保謚忠端

吳甘來號節菴江西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壬申擢刑科給事中歷兵科至户科都給事中甘來在諫垣十餘年知無不言彈劾不避權貴甲申三月十七日賊薄城急兄禮部員外吳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時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十九日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　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之有勸甘

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願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子侄簡几上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侄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乃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　皇上在則土木表彰靖難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尋於有仍庶幾庭闈無子而有子廟堂無臣而有臣矣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

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南京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周鳳翔浙江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左春坊左諭德静默寡潛與范質公徐九一相友善甲申三月都城陷鳳翔謂吳給事甘来曰吾子義在必死然必俟一視大行梓宮縞素慟哭乃無憾甘来然之二十一日赴東華門茶棚下舉哀欲絕即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復

匍匐至寓作書辭父母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有今日男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矣之來生北向拜君後南向拜父母自縊死之留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節

陳純德號滄玄永州零陵人崇禎庚辰進士是年二甲進士俱蒙召對稱旨即除翰林科道等

職純德以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順天學校方抵任以遘化警不能前聞京賊入京純德自縊死之其同以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十五人而死者惟純德一人南京贈純德太僕寺少卿謚恭愍
中佳亂廣平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儀封知縣儀封小邑民謹朴易治佳亂戚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又河界邑中多劇盜乃修保甲之令又

廣置耳目設購募盜皆奔它邑縣有大豪張甲為姦猾把持一切訟獄事前後數令莫敢問侯亂至立槃之罪至死境內震慴聚爾河决侯亂觀負薪實土塞之滿三載舉治劇從杞杞壞人而俗後好浮偽慢上多豪貴人居閭請託侯亂清嚴自持士大夫家居僮隸數千指縱横自如粟橐姦宄或入民舍取器物傷纖弱嚴收首惡數人立誅之而其時盜大起有掃地王者率賊

萬人環攻杞佳亂登陴固守手劍斬賊一人乃退更諜之父老築甎城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以清鑒稱于時會東兵入佳亂條上便宜數端 上優旨答之轉考功員外郎當大計為惕理貶黜無所回避搉貴多不樂之會佳亂之師文〻蕭與韓城有隙中以微法斥久佳亂降南京國子監博士遷大理寺副甲申春陞太僕寺丞以牧馬出巡近幾關賊薄居庸分兵

自皆山入畿南郡縣望風奔潰佳亂將入都貳
勸之以京師且危幸在外可無與佳亂慨然流
涕曰我固知京師當不支其如　皇上何遂疾
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徧謁大臣畫戰守之
策皆不省佳亂知必死十八日聚賓客為次子
行冠禮曰此宋儒衢州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
下也十九日城破至王恭廠井中自投下死之
命其僕歸報太安人曰不敢辱身以辱吾親南

京贈太常寺少卿諡節愍

趙譔號鎮所雲南昆明人天啓甲子舉人除貴州龍泉知縣壬午以禦土賊功行取癸未授四川道御史巡視中城捕賊諜以聞殺之城陷賊獲譔械之譔瞋目大罵賊刀抉齊下磔其屍于衕衕衕衕以遠方乙科無為之請卹者附記之以表節烈

石匱書曰甲申死難而不獨以死難著者則别

之於獸傳而死難之外更無別事可記者則不得不盡之於死難矣益以其死難故亦足以傳也若更以死難諸君子而復議其一籌莫展不能免　先帝於輪臺之難謂區區一死不足以塞責則何以處夫不死者與不死而降者哉

石匱書卷第二十一

勳戚殉難列傳

新樂侯劉文炳海州人以皇親得封闖賊破外城先帝召文炳仝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於崇文門突圍而出見賊數十萬城以外無隙地返駕回宮文炳嘆曰身為戚之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妹適李皇親家年未三十而孀寡文炳召之曰汝家非避難地宜

癸未歸可以同命妹乃歸十九日城陷呼妾妾
子女及其妹急避樓上撤其梯縱火焚之大小
男女共十六口皆啼號呼文炳文炳曰汝等先
去我即來矣遂就縊其婦火中祖母瀛國公夫
人即 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投井死弟都督
劉文耀亦投井死弘光元年追謚文炳忠壯謚
文耀忠果
駙馬都尉鞏永固順天大興人崇禎癸未公主

先卒柩尚在堂外城破　先帝召永固率家丁突圍出不得永固歸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甲到公主柩前以書壁上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以黃絲絕縛其子女五人於柱命外舉火遂自剄從之弘光元年追謚貞愍

惠安伯張慶臻河南永城人以至親得封京城破盡散衣財于隣里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弘光元年追謚忠武

宣城伯衛時春定遠人在朝侯　寫闖賊破
城入急歸呼其妻妾子女婢僕輩十八人共投
井後大井中死骸填塞井口為滿
不匱皆曰開闖賊入城公侯將相及厥晚熟衛
無不投誠歸順而後以助餉追贓極刑拷掠如
捶捶喀血至血盡而命亦與之俱盡與四君子
所死則一而所以致死則相去天壤矣益四君
子者義不反顧發自見幾得攀附龍髯而名且

與河嶽日星相為終始視諸人之死於桎梏桁楊與死於斧鑕刀鋸真蜫蚋蚑虼等耳祗爭一刹而坐災千古夜臺有靈諸人其亦知自痛也哉

倪元璐列傳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館選庶吉士元璐初第時權璫竊柄群奸肆行元璐獨屹然孤立丁卯典試江石命題深刺時事幾陷不測　先帝龍飛陞翰林院侍講有請毀三朝要典及辨東林三疏天下傳誦紙貴洛陽辛未分較南宮楊廷麟爲本房首拔士

大有聲譽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元璐陳制寔
制虛十六策　上為粘之屏間出入顧視每歎
曰奇才奇才乙亥晉國子監祭酒定齒冑禮命
諸子從入學所教士有泱嘗言吾痛居父之道
不剛而華裔之防漸隳於是進諸士發明春秋
方大鴈鐸鍾而收者啖人以並封泰制劾去遂
家居者六年朝夕承太夫人歡壬午八月北騎
取八城將攻開河次開封賊出河北取原懷彰

衙當事者謂元璐向屑才名請試盤錯乃詔起兵部右侍郎元璐以太夫人年踰八十辭不就有詔敦趣適北騎大入破河間臨清循兗濟諸城無不下者元璐長跽告太夫人曰自項州公以來再世祿食今 天子有急柰何太夫人裂所衣襦示之曰爲爾旗也豈曰無衣元璐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及子瓚率諸家丁徃可數百趣淮上問淮撫覓鹽徒助之無有應者歎曰吾

即不破賊朝夕必達不以邊事獨遺君父乃身
率十騎持滿夾趨衝險出濟北十餘日至京師
上聞之甚喜曰固知是吾兒講官也即日召見
元璐為條奏制敵禦寇彼己情形曰臣沿途巡
將郵稱北騎難殺而難民皆云北騎可鬭蓋兵
將見形難民見情也北騎綿亘數十里銜突飈
忽所向無前者形也女直人無多遼人過半歸
營踈略夜即酣淫熟寐又中怯畏死失利則鬭

營慟哭遼人每凌西裔心志不咸此其情也雖
民入敵中故得知之夫攻形用力攻情用謀今
行間諸臣無為捴伏偵間之事者故罕捉時有
而不獲無關防守有餘而剿擊不足非不用力
勢使然也今北騎三股分東西二路東路皆東
人西路皆西人及遼人從定州移方順播稍回
度其必從兩峽相望西路從保定突衡良涿轉
掠過東合營出口臣愚謂宜乘其未合盡集各

路入兵并攻東路分擊首尾直搗中堅輜重難
民所在猝擊衡之必亂東路既潰西路不敢後
救不得不趨固龍二關呈於險隘合山西宜大
從之三路重兵遮追大擊庶可以創去不復來
今賊分兵亦與分恐賊合兵不得後合彼并力
奮死孰後有誰何之者乎又言禦寇機宜以九
江為中權武昌為前茅淮揚為後勁先在遏之
使不得下然後厚集兵餉力滿氣充非旦夕可

計功也　上溫諭衆奚之時輔臣周延儒自請
督師而陳演謀攘首揆以賄數擠之且慫　上
屬意元璐乃告　上曰天下不治緣兵農不合
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飈耳使元璐為
大司農元飈為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
上心然之即日命元璐為戶部尚書馮元飈為
兵部尚書元璐以浙人例不為戶部固辭　上
召至中左門諭以祖宗成憲固不敢變今用人

為急毋固遜元璐乃勉受命因曰必使臣者臣有三做一定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彼此相權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多以數小小生節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為民請命乃退與馮元飈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簿差請以餉部兼職方得以察核諸將士時郡邑殘破蠲免多外解不

時至元璐曉夜持籌漏三十下遠床少不休曰酌道里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備至故終元璐在部士無譁者乃當守營營之苦不富強而礦砂楮幣之說日聒于御元璐數爭之未得也柄臣又以是困之元璐厥曰若使傅說化為膠鬲商吾化為孔桑則吾寧就東海老耳西人湯若望挾伎巧亦以閒採進元璐而折之而大瑞險為内

主乃上疏曰古稱鑄山煑海原其利害寔相逕庭其説有六海挹注而已山須發鑿勞費一也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閭井或望其氣钁鋤及之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脉三也自萬曆中年礦使爲禍海内痡痛今復驛騷羣心易揺四也且觀萬曆會計録擿其所得子母出入常不償失當時進奉総屬民脂非縣地寶五也有礦卒必有礦賊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即與寇

通六也時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穰元璐告輔
臣蔣德璟曰此事台不能獨力預公分任之乃
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穰皆同剪落餘條於桑
無害今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勢必就
桑取皮先蠶毀葉此何等時復堪騷動 上猶
豫德璟疏亦入乃報不行而噂嗒者日益進謂
詞臣不任錢穀劾 上撤大司農還講幄 上
曰倪尚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刻

即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　上一日品諸臣至計臣笑曰計臣邦好有心思做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楮幣鏡砂為　父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在人捨此則計臣坐廢矣　上沉思久之乃詔計臣元璐着以原官仍舊專任講職元璐笑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　上御經筵元璐因陳生財大道上疑諷已輒詰曰今邊餉匱絀生衆為疾作何

理會元璐徐曰　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生止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　上不懌元璐不引謝翌日　上謂輔臣曰從來經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是朕之過也元璐在經筵久　上方留意啓沃每當元璐直講必前席傾聽常於講中直箴延儒體仁之失　上怒以手麾書仰面倚几坐元璐益抒詞朗切　上乃稍前就案卒霽容受為三月賊犯闕急勸　上

出東宮循康王故事不聽又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死可破圍名勤王師亦以為無及是日聞賊踰城乃東帶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四拜畢索酒入齋與關神對酌三觥出就廳事南面而受縲題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遂縊死頃之賊至問公安在則陳屍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弘光元年旌公忠第一贈光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謚

文正予祭六壇有司造莫建祠京師曰旌忠莫
道周曰嗚呼以天子十七載之知不能使一詞
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台之勤不能從講幄致
其功卒抱日星與虞淵同隕嗚呼豈非天乎史
稱陸宣公為相其所聽信猶不如其為學士時
崔與之避位習于文天祥葉夢鼎之棄官賢於
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亂主臣之離合皆
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戒席藥以為胙封

武晨夕以為終古七尺之根麗於兩極何可奪也公當日相亦殄不相亦殄顧不以相殄者使天下悽愴思所以扳蕩之故且使　先帝在天顧念曰吾舊講官也是多謗者吾延今知人石匱書曰倪太史得居如彼其専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延當死賊猖狂之際卒不能出一策焉下　先帝於輪臺之難此臣之所以痛心疾首重惜者　先帝併惜吾太史也蓋君死社

殘而臣死君于右得死之正無過此兩人應無遺議但論死於不能死之人則死死為泰山論死於能死之人則死又為鴻毛矣嗚呼若吾太史者豈可以一死卸其責哉